



百态

# 联大教授:是真名士自风流

□ 雪阳

1938年4月28日,一个来自长沙的学生旅行团即将步行抵达昆明,西南联合大学是他们长途旅行的终点。

在昆明,西南联大度过了艰难而卓越的8年光阴,其首要目的是奋力图存,这一诉求与当时中国的命运亦息息相关,更为珍贵的,则是西南联大当时的学术自由氛围与兼容并包的通才教育,以及它为中国乃至世界培养出一批优秀人才。

而这一切的一切,都与当时那批堪称传奇的联大教授们密不可分。

中文系:刘文典

烛光中讲红楼,皓月里说《月赋》

西南联大任教过的人文学者中,猖狂书生刘文典学问极高。他最出名的学术成就是关于《庄子》的研究,以及为《淮南子》作注,但最受学生欢迎的课,还是他讲的《红楼梦》。

有一次,天已近晚,讲台上燃起烛光。刘文典身着长衫,慢步登上讲台,缓缓坐下。从容饮尽一盏茶后,他霍然站起,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:“只吃仙桃一口,不吃烂杏满筐!……我讲红楼梦,凡是别人说过的,我都不讲;凡是我讲的,别人都没有说过。”

有一次,只上了半小时的课,他忽然宣布说:“今天提前下课,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。”原来,下周三为阴历五月十五,他要在月光下讲《月赋》。

届时,校园里摆下一圈座位,刘文典坐在中间,当着一轮皓月大讲《月赋》,生动形象,见解精辟,让听者沉醉其中,不知往返。一位学生回忆说:“当他解说《海赋》时,不但形容大海的惊涛骇浪,汹涌如山,而且叫我们特别注意讲到讲义上的文字。留神一看,果然满篇文字多半都是水旁的字,叔雅师(刘文典)说姑且不论文章好坏,光是看这一篇许多水旁的字,就可令人感到波涛澎湃瀚海无涯,宛如置身海上一一般。”

历史学系:雷海宗

每个细节,都是他脑中大厦的砖瓦

若说联大最受欢迎的历史学教授,雷海宗一定名列前茅。

雷海宗主讲“中国通史”,是以西方史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代表人物之一。他记忆力惊人,上课从不带片纸只字,对历史名人、重要人物的生卒年月、参考书目等如数家珍。对雷海宗而言,每个史实细节,都是精心设计的历史大厦的建筑材料,一砖一瓦俱有其归属与作用。

1962年初,雷海宗抱病上讲台。这时,他患慢性肾炎已经三年,严重贫血,全身浮肿,行走困难。可他仍然用颤抖的手,亲笔拟就“外国史学史讲义提纲”。

当时的一位学生回忆道:“他讲课很有意思。助手替他在黑板上写字,有中文、英文,也

有希腊文。他端坐在椅子上,每当助手写完后,他头也不回,把拐杖往后一甩,有时打在黑板上,然后大声地念着,像朗诵一样……他讲课口若悬河,知识面之宽,着实令人叹服。”

课后的雷海宗重回疲劳与虚弱,拄着拐杖艰难地走出教室。“教室里十分安静,既无喝彩声,也无掌声,只有拐杖声不断地敲打着我们的心灵。”那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课。

化学系:曾昭抡

破衣烂衫,徒步穿越大凉山

西南联大理科学院的几位教授也颇值得纪念。其中,来自北大的化学教授曾昭抡,也是极受学生们爱戴的一位人物。

曾昭抡留给联大师生们最鲜明的印象之一,就是他的不修边幅。他常穿一件带污点褪了色的蓝布长袍,穿双布鞋,脱下来,袜子底永远破个洞。

结合当时的时事,曾昭抡率先开设国防化学课,他的教学大纲几乎全是关于应用化学的。曾昭抡也是联大教授中为数不多的、在昆明时期到过成都的一位:1941年,他带领地质系、化学系和生物系的学生各一名,历时七十天,徒步穿越大凉山地区,一路参观矿厂、化工厂、酿酒厂、兵工厂等,最后到达成都,参加在华西大学举办的中国化学学会的年会。

年会上,他仍是一身沾满泥点的破长衫,戴着呢帽,穿着草鞋踏上讲台。

## 永远年轻的心

□ 姚瑶



纯属谣言

忘记是哪部电影,教授让学生想象一下,自己35岁会是什么样子,一个女孩忽然站起来说:“我不会活到那个时候,不想看到自己变得太老,那太可怕了。”

我不禁笑出声。同样的话,高中时候似乎也听好友提起过。那时青春年华,“老”是个很可怕的字眼,以至于我们甚至会想到用死亡来逃避,说到底还是仗着年轻的资本,什么也不怕,什么也不在乎。

可年轻到底是什么?没有皱纹的脸?没有灰白头发的脑袋?还是拥抱着耳边强有力的心跳声?好像都欠缺点什么。

关于年轻的诠释,我最爱王小波在《黄金时代》里说:今天我21岁,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,我有好多奢望。我想吃,想爱,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忽明忽暗的云。

突然想起我外婆。她总说:“我不年轻了,可我也不想死。”她特别像个老小孩,爱跟外公斗嘴;大家打牌的时候,她看不懂,却老喜欢坐在旁边跟着起哄;虽然牙齿全没了,但还是爱吃,在饭店不管有什么新鲜菜式,她都喜欢吃,不过自从芥末花螺把她折腾得够呛后,每道菜她都让外公先试了再吃……

几年前外婆病了一场,能吃的东西越来越少。过年的时候,阿姨回家,买了好几个大榴莲,外婆看着一屋子流着哈喇子的人,颇不理解地问:“这臭东西有那么好吃吗?”我们连连点头。外婆看了几眼不再说话,晚上摸摸索索起来,把泡在水杯里的假牙戴上,拉着外公去翻冰箱了。

“我一直以为人是慢慢变老的,其实不是,人是一瞬间变老的”。我同意村上春树的这个言论,因为我深信,能够永远年轻的只有心。

说文

## 这些成语故事 你一定猜不到结局 (二)

举案齐眉

在讲究“孝廉”的东汉初年,扶风平陵(今陕西咸阳)人梁鸿以高尚节操远近闻名。很多人家将其看成“潜力股”,想招他为婿,都被他拒绝。同县孟家有个女儿叫孟光,其貌不扬却力气很大,能举石臼。她都30岁了还不想匹配婚嫁,父母问她原因,她说自己只想嫁像梁鸿一样有高尚节操的人。梁鸿听说后,为表明自己娶妻娶贤,就向孟家下了聘。二人婚后过着清贫的隐居日子,互敬互爱。因为躲避朝廷征召,梁鸿就躲到皋伯通家打工,给人舂米。每当梁鸿做工回来,孟光就会把做好的饭菜端上来,托盘举得跟眉毛一样高,礼仪丝毫不废。举案齐眉,也因此形容夫妻互相尊敬、十分恩爱。

后续:皋伯通见一个雇工能让他的妻子如此守礼,便断定梁鸿是个隐逸高人,于是把梁鸿全家迁进他的家宅中居住,并供给他们衣食。此后的梁鸿就利用这段时间潜心著书,成书十余篇。去世后,皋伯通等人将其安葬在著名刺客要离的冢旁。孟光则带着孩子回了老家,后不知所终。

## 石鼓书院研学记

衡阳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308班 黄娟



位于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的石鼓书院是我国四大书院之一,其书院文化在璀璨的中华历史文化中是不可磨灭的,是一种极为珍贵的文化资源。近日,在老师的带领下,我们前往石鼓书院开展了一次研学旅行。

据资料记载,石鼓书院历史悠久,始建于唐元和五年(公元810年),迄今已有1200年的历史。石鼓书院曾被宋朝皇帝两度“赐额”,成为当时与睢阳、岳麓、白鹿洞齐名的全国著名四大书院之首。书院曾在1944年衡阳保卫战中破,新时期衡阳市政府重修了石鼓书院,千年书院再次焕发生机。

石鼓书院由石鼓书院广场、石鼓书院公园组成。我们的参观从石鼓广场开始,一入广场,就能看见一本2.4米长、1.8米宽的巨型石书,上面镌刻着理学大师朱熹在此讲学所作的《石鼓书院记》的一段。在其后有一山、二水、七贤,一山是指石鼓书院所座落的石鼓山,二水指环绕石鼓的蒸水和湘江,七贤指的是后任山长李士真与韩愈、周敦颐、李宽、朱熹、张拭、黄干同祀石鼓七贤祠,世称石鼓七贤,在石鼓广场上有其铜塑雕像,在红枫、桂花等名贵树木的衬托下显得更加儒雅和庄重。

广场后面,则是石鼓书院公园,即石鼓书院。我所看到的石鼓书院白墙黛瓦,庄重典雅,景色秀丽,首先看到的是禹碑亭,一块青石大碑,就是禹王碑了,它是一种奇特的古篆文,学者大多认为这是商周或商周以前的文字。

其后为武侯祠,为纪念诸葛亮而建,我看着这武侯祠,心中不免有诸多感慨,想诸葛亮当年英姿勃发,屡建奇功,真是经世奇才。

祠堂后,大观楼跃入眼帘,大观楼内,一眼可以见到书院七贤画像依次排列,正是这群文人雅士的贡献才有了今天的石鼓

书院,大观楼内放置着各地名人为其做的诗词和书画。参观完大观楼,就是合江亭。唐永贞元年(805),韩愈途经衡州,曾登亭览胜,留下千古绝句,我看看这里面雕刻的诗句,想象当年诗人们在此饮酒赋诗,是多么豪放的场景啊!

最后便是朱陵洞。人们赞美朱陵洞,不因虚无缥缈的仙道,只因蔚然大观的诗词,“朱陵洞内诗千百”,它以诗词名冠三湘,唐宋以来,许多文人墨客,在此乘兴吟诗,常常把诗词刻在岩洞石壁内外,被湘水所陶醉的杜甫、韩愈、张籍、吕温、杜荀鹤、范成大、文天祥等文人名士,都用诗抒发他们的情怀,“洞里瑶光应不夜,步虚人人水晶宫”,这是多么美丽的风光啊!

参观完石鼓书院,我很感慨,“石鼓书院大讲坛”首期开讲邀请了知名学者余秋雨教授,他在讲座中说,“衡阳本身很高贵”“这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城市,我羡慕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!”“不管世界上哪一个人来到衡阳,来到石鼓书院身边,首先要有敬畏之心。”大师的话激起了衡阳人的自豪感,也激起了我们重塑文化名城的信心。

石鼓书院长达千余年的历史是书院文化的见证,它与湖湘文化一脉传承,是中国文化历史长河中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,她曾培养出一代又一代有思想、有抱负、有个性的人才,铸就了衡阳地区的灵魂魅力。石鼓书院曾经辉煌过,但我坚信,我们新时期的衡阳人,一定能为书院演奏出具有新时代特色的华美乐章!

趣谈

## 倒霉的夔

□ 鹿戈

历史的讹传和演变,常常令人啼笑皆非。有的人传着传着就变成了神;有的人却点背,一不小心就从一个相当聪明的人变成了一只可怕的怪兽。比如夔(音:葵),这位倒霉的音乐奇才,就在历史中被讹传得面目全非。

上古时,夔作为一个平民被推荐为国家级乐师,受舜的任命做普及音乐教育的工作。这位夔极有才华,他“正六律,和五声,以通八风,而天下大服”。舜也首肯其人,再有人推荐其他人时,作为领袖的舜大笔一挥,作出最高指示:“夔一,足也。”意思是,夔一个人就足够了。或许是有才的人大家都羡慕嫉妒恨,又或许是标点符号惹的祸,后世竟将“夔一,足也”,误读为“夔,一足也”,把四肢健全的夔,污蔑成一只脚的跛子。

这次讹传事件是有据可查的。春秋时的鲁哀公就把这位音乐达人当成了一只脚的瘸子,还去请教孔子:“听说尧舜时代有个国家乐师叫夔的,只有一只脚,是真的吗?”孔子听后连忙纠正道:“人家好端端一个才子,是因为才华过人才被圣人舜夸赞全国有一个就够了,怎么就变成残疾了呢!”孔子的这次纠正后来被记录在《韩非子》和《吕氏春秋》里,棒喝后人不可人云亦云。

但是,思维活跃的文学家们总爱独辟蹊径,甚至有时根本停不下一颗八卦的心。庄子《秋水》就不放过鲁哀公对夔的谬误,而且还把夔绘声绘色地渲染成一个寓言故事:“夔谓蚘曰:‘吾以一足踰蹀而行,予无如矣。今子之使万足,独奈何?’”这里的夔,已经成了一个一只脚的怪物,他羡慕有一万个脚的蚘,好奇地问它是怎么做到的?仿佛今天的人,有一百万元的羡慕有一千万元的。庄子用泼浪迭起的笔法,写绝了人世间欲壑难填。

更加荒诞的事情终究还是发生了。到了《山海经》这里,夔居然真的成了一种一只脚的怪兽:“东海中有流波山,人海七千里,其上有兽,状如牛,苍身而无角,一足。出入水则必风雨,其光如日月,其声如雷,其名曰夔。”这家伙总咧着嘴,翘着尾巴,一只脚站着,可能因为造型太不主流,犯了鲁迅所说的“可恶罪”,终于引起了九天玄女的不满,就派黄帝把他给杀了,剥下皮来,当鼓敲。

你看,好好一个才华横溢的音乐家,就这么在人们的想象和八卦是非中被荼毒毒害了。